

28.

白色野狼的排氣管震出強而有力的律動，車輪在馬路上畫出星移電掣的軌跡，我發狠猛催油門，像一枚擊發的砲彈，沿途搶黃燈趕回工作站。

我比較希望自己是一隻游隼，三百二十公里的時速是獵豹的兩倍，銳利的雙眼能把一切看在眼裡，此刻只恨沒有一雙能飛掠每個十字路口的翅膀。

不太確定我跑進辦公室時是什麼鬼樣子，來不及整理頭髮，總之絕對不會是偶像劇女主角的模樣。我在小隊出發的前一刻鐘抵達，像個瘋子般慌慌張張，衝進辦公室時，發現平常按部就班的小世界已被顛覆了秩序。

整間辦公室都動員起來了，焦慮清楚刻劃在同仁的臉上，恐懼則倒映在他們眼底，這不是演習，更不是開玩笑，而是貨真價實的森林火災，會焚燒山林、奪人性命、吞噬一切的惡火。

每個人都在奔跑，或是高聲喊話或整理裝備，乍看之下萬頭鑽動，彷彿莊哥臨時起意，將主任的職務交棒給混亂來主宰大局。

「現在情況怎麼樣？」我攔下快步行經的陸姊。

「喔，小儀？」訝異一閃即逝，陸姊很快恢復鎮定，捏捏我的肩道：「登山客通報火警，起火點在 806 林班，目前機動隊已經出發了，妳們那組是一般隊，現在待命中，後勤隊也在準備補給品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我匆匆擠過擁堵的走道，在人海中尋找我的組員。

我首先找到了老劉，他頭戴黃色頭盔，身穿防火材質的衣褲和外套，身上揹著背包、水袋和噴水槍，手上則提著鏈鋸和滅火把，已經著裝完畢，直挺挺地站著，神色凜然猶如即將遠赴沙場的軍人。

見了我，老劉懵問：「啊妳不是請假？」

「我要和大家同進退。」我舉起拳頭大吼，同時下定決心，如果他膽敢嫌棄我，不讓我和楊向陽在一起，我就要跟他拚命。

「那麼大聲幹嘛？我又沒重聽。」老劉掏掏耳朵，噴了一聲道：「要去還不快換衣服？新來的喔？笨菜鳥，不要以為我會等妳喔！」

「知道了。」我弱弱地回應，有點開心自己從「妹妹」正式晉升為「菜鳥」。

才轉過身，便迎頭撞上全副武裝的楊向陽。

「小儀？」

「向陽……」

在這凝神的一瞬間，時光放慢了速度。

我望入他的雙眼，瞥見再熟悉不過的熾烈情愫，我愛著的、外表剛毅的這個男人，內心卻躲了一頭對愛情卻步的受傷幼獸。

我多麼希望擁有充裕的時間，好好坐下來喝杯咖啡，親口把這幾日的所思所想告訴他。可惜我們現在最欠缺的就是時間，比起互訴衷曲，拯救森林更是十萬火急。

「小儀，對不起……」楊向陽遲疑地伸出手來，輕輕勾住我的手指。

複雜的感觸頓時化為盈眶熱淚，不管是這三個字還是那三個字，對我而言都一樣受用。

我回捏他的手，溫柔地笑了笑，「我也要向你道歉。」

「我要送你一件禮物……」他偏著頭，朝我辦公桌瞥了一眼。

順著他的目光牽引，一串青剛櫟果實靜靜地躺在我的桌面上，言淺意深，示愛以及示好，也許還有示弱。他知道一串台灣雲杉果或橡實所代表的意義，透過模仿我的父親，重新點燃我的生命之火，並持續添加柴薪。

「等平安回來，再慢慢細談吧。」我說。

「一言為定。」楊向陽鬆開掌心。

整個世界再度歸位，我們該去撲滅真正的火了。

「一般隊的命令下來了，十分鐘後出發！」宋子平跑向我們，兩手分別抓著圓鋤和砍刀，「莊哥親自帶隊，我們坐直升機上去。」

我以最快的速度換上森林救火隊服裝，盡量放空腦袋，不去思考即將迎戰的敵人，以免過度緊張導致表現失常，回想我上一次接近火源，已是半個月以前，而且不過是扭轉開關啟動瓦斯爐罷了。

噠噠噠噠噠噠—

螺旋槳的聲響由遠而近劃破天際，震耳欲聾的快節奏猶如聲聲催促，我們小隊於工作站門口集合，全程目睹空中勤務總隊的黑鷹直升機緩緩降落。

停車場在幾分鐘前被清空了，當作臨時停機坪使用，此刻，直升機的旋翼毫不留情地橫掃空氣，起落架則在草地上顛簸，狂風呼嘯之間，刮起陣陣飛沙走石，它根本像一頭難以駕馭的野獸。

「一定要搭嗎？」面色蒼白的宋子平問。

「廢話，台灣都是陡峭的高山，直升機飛行時間十分鐘，圖面上是三十公里耶。等你翻山越嶺徒步走到目的地，都過了好幾天，整座山都燒完啦！」老劉譏笑。

「跟前妻道歉了嗎？」

「道了。」

「那還有什麼放不下？」

「就是因為道歉了，所以我們決定再婚啦，我不想要老婆變寡婦。」宋子平以哭腔說道。

「閉上你的鳥嘴！」老劉啐了一口痰，臉上出現視死如歸的表情，「你會活得好好的，我們都會活得好好的。」

黑鷹直升機已經停妥，兩名空勤隊飛行員和一名機工長正在等我們。

透過與莊哥溝通機艙的重量配置，機工長確認了飛行期間的平衡，並在眾人協力下把物資搬運上機。隨後，他發給我們每人一副頭盔和眼罩，以免途中被形同流彈的枯枝、碎石擊中眼睛與頭部。

「萬事小心。」陸姊拍拍我的頭盔，一一與我們道別。

「家裡就交給妳了。」位居最後的莊哥深情擁抱陸姊，鬆開雙臂後，向機工長點頭示意，「教官，麻煩可以出動囉。」

我們登上機艙，把未來交付給命運。

起飛的霎那大力晃了一下，離心力將我整個人甩離座椅，膽汁湧上喉頭，五臟六腑全錯了位，我差點以為要墜機了。儘管空勤總隊每年都會辦理垂降和吊掛訓練，我還是無法習慣在半空中飄移的滋味。

「我討厭雲霄飛車，也討厭直升機。」宋子平的雙眼眯成兩條線，五官全皺在一起，攀附內艙的指尖則用力到泛白。

「安靜啦，抓那麼緊有什麼用？摔下去還不是會死？」老劉吡聲道。

「我看你真的有病，會害怕才是正常人好嗎！」宋子平吼回去。

「怕個屁，黑鷹直升機超級安全，跟勞斯萊斯一樣又平穩又舒服。我跟莊哥以前搭的那種越戰時代的UH直升機，那才叫可怕。」老劉瞪眼教訓道：

「UH直升機的馬力不像黑鷹那麼大，有時候會忽然往下掉，掉一半再用力拉起來，光是聽那個螺旋槳『噠—噠，噠—噠，噠噠噠噠噠』的聲音，心臟都會受不了。你們很幸福了啦！」

莊哥憋著笑，摟了摟宋子平的肩頭。

與陸地拉開距離以後，直升機顯現出優異的性能，它幻化為紅白雙色的魅影，以睥睨姿態翱翔天際，機翼轟然，所經之處凜風狂嘯。

我挨著身旁的楊向陽，環顧周遭每一張臉龐，莫名的感動油然而生。

這一刻，我驚覺「家人」不再狹義地被限制為有血緣關係的人，無論是領隊的莊哥、留守的陸姊，還是每一個和我出生入死、並肩作戰的隊員，老劉、向陽、子平，以及負傷休養的安大哥，他們通通是我的家人。

直升機往山區的方向持續推進，底下的城市已不見蹤影，變成翠綠如絨布的連綿山地，我們離地至少有三十層樓高吧，天哪，這念頭令我膽寒心驚，只好閉上眼催眠自己，起伏有致的山巒是鋪滿奶油霜的抹茶蛋糕。

「啊！」楊向陽驀地顫聲吸氣。

我被拽回現實，驀地瞪大眼睛—

整片山都在冒煙，目測面積起碼有八十公頃。

野火吞噬了大片山林，806林班地像是被整片鏟起來扔在蒸鍋上，不斷噴發出高溫與熱氣。一縷縷煙硝冉冉升空，那股焚燒的焦味，就連高空中都能聞得到。

灰霧隨處可見，這裡是，那裡也是，探索頻道的火山爆發約莫也是如此，可惜我們並非觀看紀錄片，而是每個人都參與其中，必須共同面對的浩劫。

這是一盤註定不會贏的棋局，樹會焚毀，野生動物會淪為焦屍，綠棋只能變成黑棋，完全沒有翻盤的契機。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災害擴大之前進行圍堵，盡可能執行損傷控制。

某人的手機鈴聲大作。

「誰帶手機？」宋子平茫然地睜開眼睛。

「我啦，沒辦法，要報平安啊。」老劉在身上東摸西找，費了一番功夫才挖出手機然後滑開，「喂？老婆……」

「那你等一下借我，我要打給我前妻。」

老劉不理他，對著話筒嚷道：「放心啦，頂多一個禮拜就回去了……什麼危險？哪會，吃好睡好，晚上還有棉被蓋咧。好了不要浪費電話錢，回家再說。」

無視於面面相覷的我們，老劉啪的一聲關機，把行動電話塞回身上，臉龐如一汪高深莫測的平靜水潭。

我終於恍然大悟，老劉不是不怕，而是不能表現出害怕。

他是一家之主，是巡山隊伍裡的中流砥柱，要是連老劉都崩潰了，我們其他人絕對無法精神正常。於是，他以髒話和嘻笑怒罵築構出自我防衛的城牆。

我們愈來愈接近目的地，眼前視野一片迷茫，煙幕也更是濃郁且嗆鼻。恐懼陡然自我心底升起，一如底下化不開的濃霧。

不怕不怕，這不是生離死別，我們一定能全身而退。

別怕……

29.

「我頭好暈。」宋子平的嘴唇失去血色。

「搖晃加上嘈雜讓你暈機，再忍一下。」楊向陽拍拍他的背。

直升機旋翼轟隆作響，嘩嘩嘩、嘩嘩嘩，撼動著我的每一吋細胞，引爆一陣一陣的戰慄，好比有人拿了電鑽，打算拆了我的骨頭，在我身上好好裝修一番。

「沒有適合的降落地點，氣流太旺盛了。」飛行員大聲對莊哥說。

山區下降氣流是飛行安全的隱形殺手，氣流有可能引起地表樹枝回彈，擊中螺旋槳造成損壞，或令直升機捲入湍流中，使的槳葉失控導致撞山。然而無論哪一種，都絕不是我們樂見的結果。

「能不能降落在前進指揮所？」莊哥蹙眉。

「指揮所沒有停機坪。」飛行員回答。

「那先讓我垂降下去，我來開闢臨時停機坪。」莊哥吼著說。

「了解。」飛行員說。

取得共識後，飛行員帶著我們在附近山頭盤旋，幾分鐘後找到一塊地勢較為平坦，且植被相對稀疏的區域。

黑鷹直升機維持在安全高度，機工長協助莊哥確認吊掛安全無虞，胸口與腰前的兩處吊掛點都沒有問題，扣環也咬合緊密，旋即打了個手勢。

接著，身揹重裝的莊哥手持鏈鋸，一腳跨出機艙，然後是另一隻腳。

「要命，現在有多高啊？」宋子平屏息問。

楊向陽快速瞥了一眼，答：「大概六十米，二十層樓。」

轉眼間莊哥已懸掛在半空中，只靠一根繩索支撐全身上下的重量。

我摀著嘴，強烈的恐懼令我無法挪開視線，我的目光緊緊跟隨緩緩下墜的莊哥身影，彷彿自己有責任以雙眼守護那位對我來說嚴謹如導師，又寬容如父兄的男人。

意外來得突然，下一秒，吊掛繩索出現異狀。

「啊！」我尖叫出聲。

莊哥背包的左側肩帶斷了，幾十公斤的重擔，只剩下右側肩帶勉強支撐。他整個人歪向一邊，猛力挺高右肩，深怕塞滿裝備和打火工具的背包從高空跌落，摔個粉身碎骨。

整個人重心偏右，使莊哥開始不斷旋轉，猶如一只瘋狂的陀螺，他不能放棄背包，更不能鬆開右手，畢竟能否開闢臨時停機坪，讓直升機順利降落，完全仰賴他手中的那把鏈鋸。

冷顫沿著我的脊椎向上竄，我為莊哥擔心不已，也為陸姊感到憂心。在眾人的矚目與殷切企盼下，莊哥縮小為一個搖搖晃晃的小黑點，垂降至地表後，他邁開有如醉漢般蹣跚的第一步，隨即彎腰狂吐。

「真淒慘，轉成這樣，不吐也難。」老劉嘆氣。

莊哥停止嘔吐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身形虛弱大口喘氣。

「莊哥……」我忍不住紅了眼眶。

然而莊哥不愧是莊哥，很快地他再度起身，並高舉鏈鋸，揮汗開出一處臨時停機坪。

「準備要降落了。」機工長提醒大家。

黑鷹直升機在擺盪間垂直向下，猛然甩出一個驚人的大滑角後，安穩地停妥於林地間。待我回過神來，楊向陽已率先扛著物資跳出機艙，同時朝我伸出友善的雙手。

我在隊友協助下來到草地，老劉看我大包小包，訕笑道：「裝那麼一大包，是要去露營喔？我一支草刀就砍天下了啦。」

見他輕鬆自若的態度，讓我的情緒也跟著穩定許多。頭目寄養在蔡約翰家，莊哥、老劉、楊向陽和宋子平又都是經驗豐富的可靠前輩，我準備好了，沒有什麼不放心的。

時間接近下午四點，小隊步行了一段路，抵達位於面東山坡上的前進指揮所。

位於前端的「前進指揮所」，是後端「救災指揮中心」運籌帷幄的來源依據。此際，空地上搭起幾頂帳子，帳中放置看起來相當專業的儀器設備，組成一個迷你的微氣象站。

楊向陽告訴我，眯著眼睛緊盯筆電的那位先生是林火研究的專業人員宋博士，他將會每隔兩小時反覆進行火焰監測和定位，具體掌握風速、風向和溫濕度，並結合微氣象觀測和地理定位資訊，輸入成為林火應變資訊系統，架構起現場的火場標示和人員配置。

空氣中瀰漫樹木油脂的焦味，陰魂不散地黏著我的鼻腔，指揮所裡人員來來去去，根據目測，我猜這場火災動員了將近百名巡山員、消防員、義消和空勤隊員，可見規模之龐大。

新訓期間的記憶猶在，印象中，森林大火分為三類，一種是「樹冠火」，例如雷擊致鬱閉冠層起火燃燒，以台灣而言，樹冠火的比例較小。第二種是「地表火」，火勢燃燒於樹下地表，以枯枝落葉為燃煤，過去曾有登山客焚燒衛生紙，不小心滾落山坡起火，以及原住民打獵生火，卻沒有確認火星完全撲滅，衍生出森林火災的案例。至於第三種「地下火」，則為腐質層悶燒的狀態。

無論是樹冠火、地表火還是地下火，都沒有一定的先後順序，我們能做的就是將林火鐵三角「氧氣、溫度、燃料」其中一個要件拔除，讓火燒不起來。

電腦螢幕前方，宋博士和莊哥交頭接耳，商量我們這一隊的任務。

「狀況很糟，那一帶有很多富含油脂的二葉松。」

「……二葉松常被拿來製作火柴，還能當作火種。」

「嗯，目前已延燒了將近一百公頃，測量溫度，火焰八四七，灰燼七三六。」

「沿著東向開防火線，長一公里，寬一米。如何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莊哥將我們集結起來，我們五人圍成一個圈，莊哥就是圓圈的中心點。

「人員安全為第一考量要素。」他以中氣十足的音量喊話：「愈是緊急危險的現場，愈是要穩住情緒。我們一定能完成任務，我會把隊伍中的每個人都帶回家！」

「是！」

於是，我們啟程追火。

火在哪裡燒，我們就往哪裡去。奮不顧身猶如趨光的飛蛾。

我踩著步步下陷的足跡，忍著因搭乘直升機而觸發的耳鳴，咬緊牙關持續前進，猛烈起伏的胸膛幾乎關不住狂亂的心跳，同時納悶著不知道火場實際上是什麼樣子？

疑惑馬上得到了解答，當我聽見莊哥吆喝「到了！」的剎那，卻只能怔怔地凝望前方，身體僵硬有如石化。

是典型的地表火，二葉松、冷杉、鐵杉、紅檜和台灣雲杉的根部彷彿如鋪了一張火舌組成的紅毯，邀請死亡大駕光臨。森林被燒出一條火龍，紅色火光張牙舞爪，大搖大擺還拖著尾巴，一口口鯨吞蠶食，一步步侵門踏戶，留下代表死亡、頹圯和衰敗的灰燼和煙硝。

這些樹，我所摯愛的樹，全部身陷火海，我卻束手無策，只能眼睜睜地目睹它們付之一炬。焦化的樹皮和葉片隨風飄零，猶如撒落的冥紙，整座山頭已然成為森林的靈堂。

眼前的景象太過震撼，有如人間煉獄，我呆立原地，淚腺幾乎失守，儘管不是我的皮肉，我卻深切地感受到蝕骨疼痛。

「小儀，用砍刀。」楊向陽大喊著喚回我的注意力。

「知道了。」我試著移動，赫然發現自己雙腿發軟，那是源自靈魂深處的恐懼，是渺小人類面對燎原野火的本能反應。

「OK 嗎？」他關切地問。

「我可以。」我咬牙回答。

莊哥左顧右盼，觀察地形後找出了最佳的撤退路線，接著以手勢外加呼喊向我們下達指令：「從這裡為起點，往左右開闢防火線。」

我們一字排開，與彼此間隔二十公尺的距離，像一群辛勤收割的農夫，在緘默中使勁揮舞手中刀鋸，屏棄所有雜念，純然專注於眼前的工作。

響亮的鏈鋸馬達聲充斥於森林內，灌木倒下，一株株草莖與爬藤被連根拔起，所有的植被草木等可燃物質被集中堆放在稍微遠的位置，韶光在我們忙碌的指間分秒流逝，地上也開出一條黃褐色的砂土帶。

我走向一塊枯枝落葉熊熊燃燒的地被，以滅火把將火焰徹底拍熄，我的左邊不遠處，宋子平抓著一大把乾燥樹枝，也正一點一滴撲滅零星散佈的地表火。

「要是能引火回燒，會更有效率，快點結束這場大火。」我停下來喝水，對楊向陽偷偷說道。

「這年頭已經沒人敢那麼做了，怕輿論攻擊，說林務局自己在放火燒山。」他回答。

「小心，樹要倒了。」莊哥手裡的鏈鋸對準一棵二葉松，他評估著樹幹倒下的方向，並大喊著高聲示警：「子平，注意！」

「媽的！你在恍神喔？」老劉不知從何處跳出來，一把抓住宋子平外套往旁邊扯，剛好和傾倒的樹幹錯身而過。

「子平你在搞什麼？睜大眼睛，打開耳朵！」莊哥的怒吼從遠處傳來。

「對不起。」宋子平咕噥。

「兄弟，專心一點。」楊向陽也說。

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脅的時刻，必須嚴肅以對，一不小心就是燒傷、燙傷或嗆傷，祝融可沒有幽默感，不會和你鬧著玩。我再度動作起來。

快一點！再快一點！身處火場就是要搶時間，一切民生所需就地解決。

肚子餓了，就拿出背包裡的乾糧，兩三口塞進嘴裡止飢；口渴了，快速抿一口水，水壺空了就摘取可食植物的根莖咀嚼。我們沒有閒功夫返回指揮所拿補給品，相較於拯救一座山，個人的挨餓受凍，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意思。

夜幕降臨於無人知曉之際，我猛一抬頭，才意識到早就過了晚餐的時間。

只見蜿蜒林火在黑暗的映襯下，好似一條閃閃發亮的橘紅火蛇，它嘶嘶吐信，周圍則全是鬼影幢幢，讓人看了怵目驚心。

我們繼續滅火直到入夜，白天打火的好處是視線清晰，缺點則是日曬助長了火勢，火場溫度過高難以靠近。夜晚則因為山區溫度下降，林火也會受到抑制，剛好可以趁勝追擊，只不過在光照不均的環境下，我們常常必須暫時關閉頭燈，才看得清楚哪邊還有悶燒的火苗待處理。

一直以為打火事業是耐著高溫工作，白天身穿防火重裝面對難以招架的襖熱，自然是汗如雨下，沒想到入夜竟異常寒冷。火的中心點大約是攝氏一千兩百度，野火肆虐過的地表也保持著七八百度的高溫。然而，我們在兩百公尺外的紮營點還是冷得要死。

儘管如此，也不可能貼著火場睡覺，除了有可能被燒到以外，歷劫後的火場因缺乏抓住土石的樹根，地質很容易鬆動，聽說以前有位同事不幸被落石砸中，他伸出手去擋，結果手腕當場被打斷，只好緊急送往醫院。

搭好藍白帆布的營帳後，我們穿著防火裝依偎著彼此發抖，沒辦法，為了攜帶打火工具，加上不確定補給是否充裕，每個人都得依規定揹上三天的乾糧和飲用水，只好捨棄能增加舒適度和保暖度的睡袋。

濃煙依舊繚繞於林木間，在每一棵樹幹後、每一個轉角處探頭，經過幾近一整天的連續勞動，我渾身酸痛不堪，尤其雙臂肌肉更是虛脫無力，好似和人狠狠比劃了一場擂台賽，而且下場不怎麼好。

然身體帶來的疼痛，還是比不過內心層面的酸楚。我默默啃著餅乾，累到不想講話。

「唉，」宋子平長嘆一聲，愁眉苦臉地道：「我吃不飽。」

「要不要請空勤隊吊個麥當勞上來？」老劉面色不善地瞪眼，「年輕人，很會抱怨耶。」

這時，楊向陽以手肘輕輕推我，「怎麼了？那麼安靜。」

「沒什麼，只是為森林感到難過。」我垂下眼睫。

「不用太傷心，森林火是自然演替的必經過程。」他說。

「喔？」

「簡單來說，幾十年前，政府為了綠化裸露地，就種了大面積的松樹純林。為什麼選擇松樹呢？因為松樹長得最快，很容易看到成績。問題是，針葉樹的油脂比闊葉樹豐富，是很容易燃燒的媒材，所以單一林相的造林政策大大

提高了森林火的機率。如果可以藉由一場森林大火，讓闊葉樹的種子進來，適當撫育單純林，增加林相的豐富性並且提高生物的多樣性，不是可以讓森林更健全嗎？」

「這樣說，好像也滿有道理。」

我把最後一片餅乾扔進嘴裡，配著兩口水吞嚥下去，想了想又道：「可是，山那麼大，我們人那麼小，滅火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燃燒的速度，到底要怎樣才能撲滅森林大火呢？」

楊向陽與莊哥互看一眼。

莊哥嘆道：「還是得靠老天爺才行哪！要是現在來一場雨，問題就解決了，這是大自然的定律。」

他也特別提醒大家，夜裡上廁所要記得抓著樹頭，以免不小心滑下山坡。

草草結束晚餐，我們沒有換裝便睡下了，以免半夜需要臨時起身行動。雖然心神不寧，雖然身穿厚重的裝備極不舒服，我還是難敵過度疲憊，幾乎是馬上，我躺平後即刻沉入模糊的意識底端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夜裡我好幾次醒來又昏沉睡去，我依稀記得，半夜有人高喊「火來了、火來了」，我在恍惚中被隊友們挖起來，大家一起把背包丟在帆布上，再合力將藍白帆布拖到一百五十公尺之遠，接著繼續倒頭睡覺。

這場火似乎永無止息，第二天、第三天也是差不多的境況。

我們從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度爬升至海拔兩千公尺高，在神經緊繃的高壓環境下苦苦拍火、覆土和挖溝阻絕火勢，過著白天追火、晚上被火追的生活，沿途有些地形甚至得架設繩索攀登，才有辦法順利抵達。

夜裡看似火勢縮小，白天卻又冒出大大小小向上高竄的白煙。舉目所及皆是焦土，焚燒的氣味如影隨形，舊的散了、新的又來，彷彿永遠也沒有嗅覺疲乏的一刻。

到了第四天，臨時指揮所傳來好消息，空中消防隊的直升機出動了，他們將會吊掛水袋，上山灑水灌救！

從未受過登山訓練的普通消防員，是不負責森林大火的。而空消隊拖了好幾天才來，主要原因是灰煙衝天，瀰漫的霧瘴降低了能見度。

直升機若飛得太高，灌灑而下的水會過於分散，像蓮蓬頭的水霧一樣起不了作用。若想要飛低一些，視野範圍內又密布阻礙，致飛行員看不清楚火點。不包含機組人員，直升機出勤一趟的油耗、折舊、零件耗損成本是四十萬元起跳，當然希望物盡其用，假使灑錯地方可就徒勞了。

清晨時直升機來了六架次，每台載五公噸湖水灌救，卻因為投水距離過遠，使半空灑下的水瀑在接觸高溫的剎那頓從液態轉為氣態，變成了水蒸氣和霧狀毛毛雨的混合體，再經過層層樹冠與枝葉，到達地面時水幾乎是用滴的，非常令人失望。

隨後，空消隊將直升機提高至九架次，不斷往返於日月潭和玉山之間，總算對降溫起了一定程度的幫助。原本野火肆虐過的地表保持上百度的高溫，普通膠鞋鞋底一經接觸立刻融化變形，人根本不可能走上去，但是灑水降溫後就輕鬆多了。

空消隊持續作業，同時地面部隊在山頭砍出圓形的防火線，圍困住起火點的延燒面積，阻止大火越過稜線、波及隔壁的山，火勢終於慢慢被控制住。

「開始清理地底火吧。」莊哥下令。

中空悶燒的樹幹像是一根根煙囪，我們把樹放倒，將悶燒的部份移到火堆內讓它燒完，再刮除樹幹上的燒焦木炭，最後覆蓋泥土使之冷卻，或用噴水筒唧水澆灌，一次處理一棵，按部就班收拾最後的殘火。

像工廠生產線一樣，不停重複一模一樣的動作，很容易對時光流轉失去概念。這個上午漫長得彷彿度日如年，卻也短暫得似是曇花一現。

偶爾我在人群中搜索楊向陽的身影，唯見一群渾身髒兮兮的狼狽巡山員，只能憑藉熟悉的動作和姿勢，勉強辨認出我喜歡的男人。

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臨時指揮所說，會用空拍機巡視一遍，看看哪邊還有火。」莊哥把手圍成喇叭狀吶喊。

我鬆了一大口氣，抽出背包側邊的水壺，連續灌下好幾口水。說真的，現在只要給我一張床，不需要洗澡，我馬上可以表演三秒入睡。

然而火場的情況總是瞬息萬變。

突然間狂風大作，風向的變化令人猝不及防，灼熱氣流撲面而來，猶如猛然拉開桑拿房門。霎時間火苗亂竄，赤色烈焰在氧氣的助威下迅速掠過倒樹，隨即躍過防火線，形成了新的團火，火勢再度蔓延而開。

「糟糕！跳火了。」莊哥臉色一沉，拿起哨子猛吹，邊用力揮手，想把走遠的隊員們喊回來，「撤！快撤！」

所有人一哄而散，有的往上衝，有的向下跑，莊哥留在原地，正以無線電回報臨時指揮所。

一團混亂之間，我的直覺是先找到楊向陽，可當我轉過身去，我愛的男人卻不見蹤影。

30.

「向陽？」我的聲音在風中變得破碎。

失去他的恐懼攫住了我的呼吸，點滴擠壓著我，比濃煙充塞肺部更加難受。

不遠處爆發巨響，火焰轟的一聲捲到四層樓高，成為劃破天際線的一道割痕。野火迅速擴大，彷彿在和風勢競速，熊熊火光倒映在莊哥的瞳仁內，猶如一朵鮮血淋漓的花。

「向陽不見了！我要去找他！」我對莊哥咆哮。

「妳不行，我有責任把你們帶回去。」莊哥的手指像鐵塊一樣，緊箍住我的領口，一字一句咬牙切齒地說：「我的命令是『撤、退』。」

「莊哥，老劉也不見了。」宋子平上氣不接下氣地朝我們跑來。

「子平，你把小儀帶回指揮所，我親自去找！」莊哥那雙深沉的眼睛在我們臉上來回掃視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廢話少說！」

我們相互瞪視，猶如一場目光的角力。

就在這僵持不下的時刻，一頭詭異的生物從林後竄出，朝我們狂奔而來。

牠渾身披著灰黑色的捲毛，大小近似山羌，長相卻更接近狼。莊哥高高舉起砍刀，擺出保護者的姿態，把我和宋子平擋在身後。

「汪汪汪！」那頭生物邊跑邊搖尾巴。

我攔下莊哥的手臂，頭目的吠叫，我絕對不可能聽錯。

「頭目！」我蹲下來，張開雙臂迎接牠。

灰頭土臉的高砂犬衝進我懷裡，猛舔我的臉。牠的毛髮被燒得蜷曲，腳掌趾甲斷裂，皮開肉綻的腳底滲出鮮血。真是難以置信，火場離蔡約翰家起碼有十幾公里遠，頭目一定是不眠不休地跑了好幾天，牠果然是父親派給我的天使。

「無論妳在哪裡，牠一定會找到妳，對吧？」莊哥引用我告訴陸姊的話。

「頭目，帶我去找楊向陽！」我拍拍牠的腦袋。

頭目一躍而起，面露專注神情，仔細嗅聞空氣，隨後牠吠了一聲，偏頭就向南側跑去。

我、莊哥和宋子平緊跟著牠，拔足於林間衝刺，身後才是安全的撤退路線，我彷彿看見當年的父親，在保全性命和捨己為人之間陷入兩難。

在這生死交關的瞬間，面對相同的處境，我卻選擇聽從內心羅盤的指引，我果然是父親的女兒。

樹林沐浴在金紅色的烈火中，宛如裹著一層神聖的光暈，樹影以張狂的姿態顫抖、搖曳、萎縮、癱倒，以殉身進行大自然的生命演替。

「向陽！」我的面容扭曲，喉頭迸發原始而赤裸的尖叫。

我矮身閃過樹幹，被銳利的枝桠劃破了臉頰，停頓半秒後又重新加速。

這是一個考驗嗎？我會和父親一樣，讓母親失望嗎？

「我懂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是我錯，我不該不尊重你！」我在心中高聲吶喊：「山神，求求你把楊向陽還給我！我會學習謙卑……」

舉目所及煙霧翻騰扭動，令人瞋眼流淚、咳嗽不停，我吸入燒焦的氣味，胸口疼痛得像是快要窒息。

接著，樹林彼端出現兩道朦朧人影。

「汪汪汪！」頭目像一頭小馬一樣興奮地抬起了腿，回頭凝望時眼底閃爍得意光芒。

「向陽？老劉？」莊哥大步衝向他們。

楊向陽手忙腳亂地試著把地上的老劉扶起來，可是，厚重的服裝和背包綁手綁腳，不停地干預、拉扯阻撓他。

「他怎麼了？」我就地蹲下。

「我也不清楚，好像崩潰了。」楊向陽嘶啞著嗓子道。

老劉整個人僵住了，既是昏迷也是醒著，他屈膝環抱自己，神情茫然雙眼空洞，喊他也沒有回應，意識彷彿退至心靈最深處的角落，只剩下一具空殼。

「會不會是創傷壓力症候群發作？」我問。

頭目擠上前來，牠愉快地搖搖尾巴，前腳搭上老劉的手肘，溫熱粉紅的小舌頭舔了舔老劉被薰黑的臉。

老劉恍然回神，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：「我沒辦法走路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我們會幫你。」宋子平單膝跪地，手掌蓋住老劉的膝頭，語氣誠摯地說：「兄弟，堅持下去。」

莊哥和宋子平交換眼色，兩人在協力下各拽起老劉的一隻胳膊。

「我們走！」莊哥低吼一聲，把老劉抬離地面，他們三人彷彿成為連體嬰。

啣呀—

不祥的斷裂聲成為索命的預告，接下來的一切都發生在眨眼之間。

「砰！」一根樹幹應聲倒地，造成轟然巨響，壓垮了站在正下方、閃避不及的高砂犬。

我瞪大眼睛，那團灰黑色的毛球不見了，頭目原本站立的位置空蕩蕩的，牠昂然挺立的身影、咧嘴開懷的傻笑和規律晃動的尾巴，剎那間只剩下殘影……

「頭目！」我聽見自己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喊。

我全身癱軟跪倒在地，呆呆地看著莊哥、宋子平和楊向陽用盡力氣搬開樹幹，把頭目從樹下拖出來。宋子平朝莊哥搖了搖頭，一個動作訴盡千言萬語。

我急得哽咽：「叫救護車，送牠去獸醫院，我朋友是很厲害的獸醫！快點啊！」

「小儀，頭目沒氣了。」宋子平無奈地說。

「小儀，我需要妳站起來。」楊向陽來到我身邊，捧著我滿是淚痕和鼻涕的臉，把一字一句銘刻進我心底：「想想愛妳的人，別辜負了頭目。」

他說「愛」那個字的語氣，凝視我的那種方式，感覺就像在表露心意。於是我從地上爬起，先一隻腳，再一隻腳，撐起自己與登山背包的全部重量。

我想要活下去。

我想要我們全部的人都活下去。

我想要打電話給我媽。

「來。」楊向陽把頭目扛在左肩上，用他的右手牽住我。

我也握緊了他，吸吸鼻子，止住眼淚。我們五個，楊向陽、我，以及攙扶著老劉的莊哥和宋子平，跌跌撞撞地奔向新鮮空氣，火光在我們身上映現出渴望生存的斑斕瑩彩。

幾小時候，一場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，終結了這場森林大火。

我們回到前進指揮所，縈繞山頭的霧靄散去，天空密布的烏雲也破了一個小洞，雲隙間露出一束耶穌光。山谷的那一端，則是雨過天青後的一道彩虹。

宋博士說，我們能逃出火場實在僥倖，也相當不可思議。他說我們當時被三面火團包圍，只要不小心猜錯方向，就不可能活著看見太陽。我也不清楚為什麼我們會選對邊，也許是因為那棵倒樹，也許是頭目的緣故，又也許冥冥中自有定數。

人是否非得在一無所有的時刻，才會低下頭看看自己所擁有？才會注意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？

眼前的景色是如此壯闊，而我還活著，我和我的本質，能用眼睛看、用耳朵聽、用鼻子聞、用心去感受，已經比很多渾渾噩噩過日子的人更幸福。

我決定把頭目的屍首埋在跳舞七里香原本的位置，我知道牠會喜歡，正如同我知道，山神還有我父親會好好照顧頭目一樣。

31.

回到闊別已久的北部，總有幾分近鄉情怯的悵然。

今天是七月三十一日，也是「世界巡護員日」，莊哥點名楊向陽和我請公假北上，一同出席林務局舉辦的「森林護管員論壇」活動。

加入巡山員行列即將期滿一年，回首當初，我帶著一顆空洞的心，以近乎逃難的方式離開桃園、前往南投。兩百公里的路程，每一里路遺留滿地心碎。

這段期間以來，我歷經了虎頭蜂螫傷、樹苗滅種、國有地侵占、山難救援和森林大火等事件，屢次死裡逃生，拋開矜持學習，終於為自己正名：我是葉綠儀，葉茂山的獨生女。

也多虧水里工作站的同事們，亦師亦友的莊哥、待我親如家人的陸姊，還有安大哥、老劉、宋子平以及楊向陽。從他們每個人身上，我都看到自己家庭的一部分縮影。

尤其，前輩們給予的嚴格要求和紮實訓練，在看穿表象後，會發現其實是經過包裝的指引和關心，讓我不再腳步虛浮、思慮欠周。

那是一份必須經過長時間打磨，才能看清本質的生命餽贈。我的心被他們填滿了，現在，我可以很驕傲地說，葉綠儀沒有辜負自己和他人的期望，相信父親也會以她為榮。

這次，我不是離開，而是回來。一樣橫跨多個縣市，行經高低起伏的地貌，穿越公路、橋梁、城鎮和鄉間，心情卻截然不同。我把自己過往的碎片撿拾起來，只差最後一塊，拼圖便得以圓滿。

再說，我是搭楊向陽的車，不是自己騎車。

楊向陽總在我飄搖不定時擔任我的錨，無論哪段旅途，只要有他領路，我便再也不需要故作堅強，死盯著遠方目標。終於可以鬆口氣，享受沿途風景，在宛如跑馬燈的玻璃窗上，捕捉人生的每一個幸福片刻，拼貼在腦海裡。

「到了。」楊向陽停好車。

下車時我把制服拉好，調勻了呼吸，掩飾自己的手足無措。很多年之前，父親曾多次來到這裡，接受「優秀護管員」頒獎，有機會和父親站在同一個座標上，即使時空交錯，我也備感榮幸。

隨後，經由林務局工作人員的指引，楊向陽與我並肩步入會場。

眼前的景象讓我深受撼動，這是一間大型階梯式演講廳，類似國家劇院的座椅，被張貼上新竹、花蓮、宜蘭、台中、嘉義、屏東和台東等分站的名牌。全省各工作站都派員出席，現場人聲鼎沸，來自四面八方的巡山員齊聚一堂，放眼望去全是穿著淺綠色夏季制服的人們，不是一個、兩個，而是一整群，像是映入滿眼的浩瀚森林。

強烈的歸屬感襲上心頭，我也是屬於這片森林裡的，一棵樹。

楊向陽和其他同事打招呼，為我介紹每個他認識的人。大家都對我很好，誇我「虎父無犬女」，還開玩笑叮嚀楊向陽要多多愛護「站花」。奇怪的是，我也跟著他們一起笑，心中毫無芥蒂，再也不會因為身為女性而感到自卑自憐。

找到座位坐下後，活動馬上開始進行，林務局局長、農委會主委、移民署署長和調查局代表等嘉賓依序上台致詞。我的內心始終有股澎湃洶湧的感受，聽著他們分享各種守護山林的政策和計畫，那股豐沛的激動更是延綿不絕，尤其在頒發獎項時攀向高峰。

「接下來，我們有請以下唱名到的同仁們上台，領取『優秀護管員』獎項。」主持人宣布。

安大哥的身影出現在舞台邊緣，他的腿還打著石膏，身上遍布傷疤，微笑卻閃現驕傲。只見安大哥以烏龜般的慢動作，一拐一拐的走向舞台正中央，沒有人怪他耽擱了時程，他的現身，只是更延長了台下的歡呼和掌聲。

「安大哥！」我興奮地猛揮手，他則笑著對我們點點頭。

是在當了巡山員以後，我才見識到山有多大、樹又能有多大。儘管像安大哥一樣，身上不斷出現新的傷痕，然後結痂，然後又是新傷痕，週而復始如同人生。但是，傷口總會癒合，我依然熱愛巡山。

台上的嘉賓說，要向森林的守護者致敬，感謝這群人讓福爾摩沙寶貴的森林資源生生不息。我覺得他們真是說對了，我們曾經離死亡那麼近，卻又同時

領受到源源不絕的生命力，這就是山，讓人體悟到生命的渺小與偉大，珍稀與平凡，永恆與剎那。

我想謝謝每個人，也謝謝我自己。

活動結束之後，楊向陽問我：「還有一點時間，妳想不想回桃園？」

沒有猶豫，我深吸一口氣，從背包中挖出手機，按下「家」的速撥鍵，最後一塊拼圖即將歸位。

有人接起了話筒。

「喂，媽？」